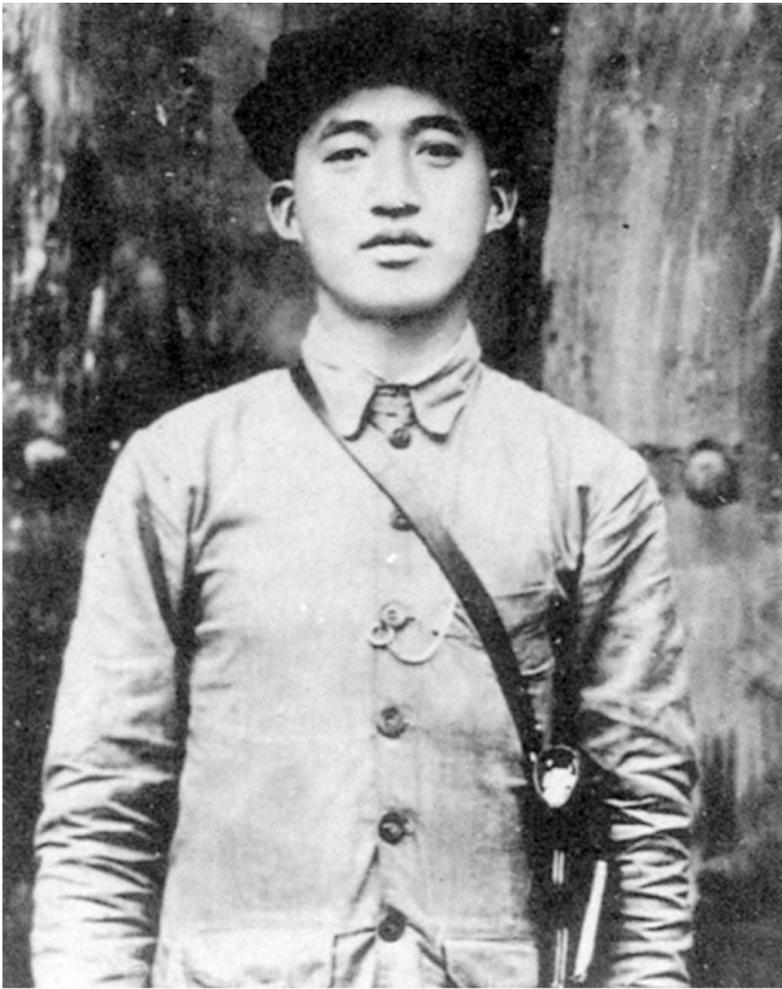


■ 八一战旗飘·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

吴焕先把家里的佃户、债户请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从今以后，你们谁租我家的田地就归谁所有，实行耕者有其田，按共产党的主张办事；你们谁欠我家的租子、债款，再也不用交还，连本带利统统勾销！空口无凭，我们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来个了断。”说完，就划着了一根火柴，将全部契约和借据付之一炬。

吴焕先：破家革命，赤胆忠心

□ 本报记者 王建



吴焕先。（红安县文物局供图）

参加黄麻起义的3万多人都是农民武装，没有任何正规部队。“我们党领导下的农民揭竿起义，这是黄麻起义最大的特点。”中共红安县委宣传部原副部长胡耿说。

可就是这些衣衫褴褛、武器简陋的农民武装，孕育出了红四方面军、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三支铁军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一群抛家舍业的革命者居功至伟，吴焕先就是其中一位。

吴焕先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，却“破家革命”，为穷苦百姓奔走呼号。他创建的三堂革命红学，“是鄂豫皖老根据地最早的一支地方武装”；他参加领导了黄麻起义，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创始人之一。

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后，吴焕先重建并领导了红二十五军。毛主席曾说：“红二十五军为革命立了大功！这大功首先归于千百万个革命牺牲的烈士，也应归于缔造和领导红二十五军的吴焕先同志。”

神龛换像，破家革命

位于鄂豫两省交界的黄安县紫云区箭厂河乡四角曹门村（今属河南新县），是一个“鸡叫听两省，狗咬三县惊”的地方。1907年7月31日，村里吴维棣家的三儿子呱呱坠地。吴维棣家有十四亩水田，八亩旱地，一头耕牛和七八间房屋，是村里的大户人家。长辈们希望这个刚出生的细伢子能平平安安，长大后光宗耀祖，给他起了个小名叫安安，学名焕先。因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七，人们都叫他“七相公”。

大别山巍峨矗立，倒水河奔腾流淌，吴焕先的家乡土地肥沃，风景秀美。然而，大部分村民都无暇欣赏这美丽的风景，他们整日在土地里劳作，生活却一直在贫困中挣扎，一家老小拼死拼活忙了一年，到冬天连红苕也吃不饱。

衣食无忧的吴焕先本不用管这些，可这个“七相公”，总喜欢为穷人操心。

1926年夏，吴焕先从麻城蚕业学校毕业回家。不久，村民们就议论起来，“七相公”这次回来，人全变了，总说些什么北伐军打来了，共产党要领导穷人革命，军阀、地主多可恶……”

村民们不知道的是，吴焕先其实早就变了。1923年，吴焕先考入麻城蚕业学校的时候，马列主义的火种正在大别山区播撒，这个志向远大的年轻人很快被吸引住了。1924年，吴焕先在学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。

对于马列主义，吴焕先到了痴迷的程度，他非常崇拜马克思。这年寒假，吴焕先带着一张马克思画像，高高兴兴地回家。他一进家门，就把供在中堂上的“天地君亲师”的神像和牌位弄了下来，然后恭恭敬敬地贴上了马克思的像。他的父亲一看，火冒三丈，严厉地训斥说：“这是敬神仙和祖宗的地方，你怎么把一个大胡子的洋人贴在这个地方？他是什么人值得你这样崇拜，你赶快给我扯下来。”说着，就要动手把马克思的像扯下来。吴焕先对父亲说：“这位大胡子先生，虽说是一个外国人，可他很有学问，他主张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，解放全人类。而今，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都在按照他的革命主张做，改变吃人的旧世道，创造出一个新世道来。”父亲仍不高兴地说：“我不管他什么这个主张，那个主张，我只要我们家里有吃有穿就够了，你赶快把像扯下来，扯下来！”“人家董必武老师都非常敬仰这位马先生，按照他的主张办事哩！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崇拜他呢？”一向敬重董必武的父亲一听，惊讶地问：“董必武先生，他也相信马先生？”吴焕先肯定地回答说：“是的，一点也不错。我把他的画像供在神龛上，就能随时随地提醒我要按照他的主张进行彻底的革命。”最后，吴焕先说服了父亲，马克思的像就代替了家里的神像，供奉在了中堂之上。

1926年，吴焕先在七里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“吴焕先出生在地主家庭里，自从加入了共产党，信仰了马克思主义，他就决心背叛自己的阶级，‘破家革命’。”胡耿说，吴焕先把几家佃户、债户请到家里来，对他们说：“各位父老乡亲，你们都是我这个家的佃户、债户，这些年刮了你们不少血汗，剥夺了你们的劳动果实，我首先向你们赔个不是，表示谢罪！从今以后，你们谁租我家的田地就归谁所有，实行耕者有其田，按共产党的主张办事；你们谁欠我家的租子、债款，再也不用交还，连本带利统统勾销！空口无凭，我们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来个了断。”说完，就划着一根火柴，将全部契约和借据付之一炬。

三堂革命红学

在四角曹门村，吴焕先建立了箭厂河第一个农民协会；他发动了向地主“借粮”的斗争，让饥饿的贫苦农民过了一个好年，很快扩展到了全县。吴焕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，让土豪劣绅既感到恐慌不安又极端仇视。1926年10月，紫云区郑家边村土豪吴蒂村勾结土匪，闯入四角曹门，杀害了吴焕先的父亲、哥哥和嫂嫂等大小六口。

亲人的鲜血，让吴焕先认识到，农民运动要取得最终的胜利，必须要有农民武装，试办红学的想法出现在他的脑海中。

红学，又称红枪会，因学员头扎红布片、

手持红缨枪而得名。红学有学东和学长，学东负责提供和掌管经费，学长负责学员的训练，聘请老师教授刀枪不入的法术。

过去的红学，都是利用封建迷信欺骗农民组织起来的，被土豪劣绅操纵，是阔老爷们的“保家”“保身”。而吴焕先要办的红学与此完全不同，是革命的红学。

办红学离不开村里的地主和族长，吴焕先找到伯父吴维干和堂叔吴政之商议，此事正合他们心意，于是从吴氏祖积中拿出5担稻谷和50元银币作为办学经费。吴焕先按照红学的组织方式，请吴维干的大儿子吴盛先作学东，自己作学长。

1927年1月，四角曹门的红学在吴焕先家的堂屋办了起来，起初有20多人，后来附近村庄的青壮年也纷纷报名参加，学员增至50多人。红学也请老师教授符法，练习刀枪不入术。但实际上是装装样子。等老师离开，他们就留下来听吴焕先讲解革命道理。就这样，革命红学在旧红学的幌子下建立起来。

在本村创办革命红学的同时，吴焕先派人打入郑家边红学。经过细致的思想工作，郑家边红学表示愿意接受农协领导，成为第二堂革命红学。不久，詹家湾又建立了第三堂革命红学。

三堂革命红学有学员130多人，武器有大刀、长矛、木棍等。时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的郑位三后来回忆说，这三堂革命红学“是鄂豫皖老根据地最早的一支地方武装”。

箭厂河有一个缉私盐卡，这是湖北军阀为垄断食盐市场，阻止外盐运入而设置的。盐卡士兵以盘查私盐为名，肆意敲诈勒索过往行人。1927年2月下旬，在王鉴、吴焕先等的率领下，三堂革命红学突袭缉私盐卡，歼敌10余人，缴获了3支长枪和8把大刀，首战告捷。

巧擒吴蒂村

奇袭缉私盐卡后，三堂革命红学又在镇压反动土豪吴蒂村时大显神威。

工农运动一浪高过一浪，土豪劣绅的反扑也越来越猖狂，各地不断出现土豪劣绅屠杀工农的事件。1927年3月18日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公布了由董必武主持制定的“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”，训令各县迅速成立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，“各县土豪劣绅，异常猖獗，应采取非常手段，迅予肃清，不能视为普通罪犯，采用普通法律审判”。

3月16日，湖北省农运特派员王鉴赴紫云区调查，群众向他控诉吴蒂村横行乡里、鱼肉百姓的罪行。王鉴和吴焕先等召集农协会员开会。会上，王鉴问道：“大家敢不敢去捉拿吴蒂村？”农协会员大声回答说：“敢！”

吴蒂村知道农协要捉拿他，四处躲藏，一天三易其地，一会儿在箭厂河，一会儿在郑家边，一会儿又在其他地方。怎样才能抓住狡猾的吴蒂村？吴焕先想了一个办法，他做通了吴蒂村家长工吴先定的工作，让吴先定帮忙打探吴蒂村躲藏的地点。

一天清晨，王鉴、吴焕先等人得到消息，

吴蒂村在箭厂河。他们立刻带领红学会员赶了过去，将吴蒂村开设的药店团团包围。王鉴以商谈公事为由进入店内。说了几句话，他猛地扑过去，将吴蒂村紧紧抱住，并大喊：“大家快来打土豪！”守在门外的吴焕先等人，带领红学会员一拥而进，将吴蒂村捆绑起来。

将吴蒂村押出箭厂河时，太阳刚出山。四周的老百姓听说消息，拿着锄头、扁担和剪刀蜂拥而来，要找吴蒂村算账。王鉴主持召开了群众大会，吴焕先在会上说：“农友们，大家痛恨吴蒂村，都想出口气，我们理解大家的心情。不过你们要相信，县党部、县政府是会按照大家的要求来处置吴蒂村的。请你们不要动手。”老百姓这才抑制住胸中的怒火，慢慢散去。

吴蒂村听说要把他押到县城审判，吓得面如土色，瘫倒在地，怎么拉也拉不起来。红学会员将他的手脚捆住，用一根长木杠从中间穿过去抬着他走。到了七里坪附近，王鉴、吴焕先等得到情报，一伙地痞流氓准备拦截押送队伍。此时距离县城尚远，如果继续押送，恐有不测，大家讨论后决定，将吴蒂村就地处决了。

假扮阴阳先生智取银元

1927年9月，黄麻起义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。吴焕先在箭厂河筹集了五千多元经费，赶制了两门土炮，一百多支来复枪和撇把子枪，以及数以千计的大刀和长矛。11月14日，黄麻起义枪声打响，吴焕先率领军勇攻进了县城北门。

黄安县城失陷后，吴焕先留在七里区天台山坚持斗争。当时，一部分从黄安城突围出来的伤员在天台山养伤，缺医少药。吴焕先不顾危险，承担起了筹款购药、救护伤员的任务。在红安，至今还流传着他假扮阴阳先生智取银元的故事。

吴焕先经常化装成阴阳先生，背着罗盘四处奔走，以此为掩护开展革命斗争。一天，吴焕先来到河南罗山县叶家湾的一座山上，见山下有一幢新盖的青砖瓦房。他心想这一定是个富豪之家，就向山上的放牛娃打听。放牛娃说：“好是好，人家今年不好，小儿媳妇刚死，耕地的牛也死了，看家的黄狗肿了头。”听完放牛娃这番话，吴焕先灵机一动，他走到地主家门口，定了定罗盘，唱了几句顺口溜：“新盖的高楼逆水流，栽秧的时候死耕牛；小儿媳妇难产死，看家的黄狗肿了头。”

正在家里闷闷不乐的老地主，听见吴焕先说的都是自己家的事，觉得奇怪，就出门问道：“你这先生怎么知道这些事？”吴焕先指着新盖的门楼说：“太岁当头坐，无灾必有祸。我乃张天师道下的门生，这样的事怎能瞒过我的眼睛。”老地主急忙把吴焕先请进家里，好酒好菜地招待，请他为自己消灾避祸。

吴焕先酒足饭饱后，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阵，最后说：“你家灾难太大，我要回去请老师来。”老地主一心想着破财免灾，拿出50块银元作为聘请老师的礼金。就这样，吴焕先巧妙地筹到了款子，派人到武汉等地，买了一批

药品，治好了许多伤员。

1928年春，吴焕先转移到河南光山县南部的柴山保活动。柴山保与黄安的七里、紫云两区紧密相连，吴焕先在这里发展党员，建立党组织，为开辟根据地打下了基础。8月，由鄂东军改编而成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进入柴山保，随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。至此，鄂豫边界地区出现了第一块红色区域——它以柴山保为中心，北到摩云山，南抵紫云寨，西至天台山，东连光宇山，方圆数十里。

“大别山的红旗不能倒”

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。在多次粉碎敌人的“会剿”“围剿”后，方圆数十里的柴山保根据地渐渐发展壮大。到1932年6月的时候，鄂豫皖苏区已拥有6座县城、350万人口，面积达4万余平方公里。

红军也随着根据地的发展而壮大。1931年11月7日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成立。这天，七里坪西门外的河滩上，红旗林立，刀枪耀目，红军指战员整齐列队，精神抖擞。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骑马检阅了部队。徐向前曾回忆说，在这个日子成立红四方面军，“有双重意义：一是为了庆祝十月革命节；二是七里坪乃当年黄麻起义队伍首次集合攻打黄安的出发地，因而也是大别山区第一支工农红军的诞生地”。

新成立的红四方面军全军约3万人，下辖第四军、第二十五军和彭杨军政干部学校。吴焕先初任第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政委，后调任总政治部主任。

1932年7月，国民党调集重兵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“围剿”。红四方面军浴血奋战，但在张国焘错误思想的指导下，未能打破敌人的“围剿”，主力被迫转战川陕。

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，吴焕先被任命为鄂东北游击总司令，留在苏区坚持斗争。此时，由于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，苏区的武装力量分散薄弱，难以有效抵抗强大的敌人。敌军长驱直入，许多村落遭到血洗，房屋在火光中变成废墟，成千上万的百姓惨遭杀害。吴焕先认为，仅靠分散在各地的小部队，无法有力打击敌人，反而使敌人的大部队也分成小股，骚扰乡村，屠杀百姓。他建议迅速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。

1932年11月29日，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黄安紫云区檀树岗召开最高军事干部会议，决定以留在苏区的5个红军团为基础，重建红二十五军，吴焕先任军长，王平章任政委，全军约7000人。

在很短的时间内，吴焕先就将部队组建起来，并亲自到各个部队讲话，鼓励战士。他说：“鄂豫皖根据地是先烈用生命换来的，我们不能丢，大别山的红旗不能倒！战则存，不战则亡，我们一定坚持到最后胜利！”

英勇善战，血洒陇东

红二十五军重建后，很快就亮出了铁拳。在吴焕先的指挥下，在郭家河、潘家河和杨泗寨三战三捷。其中，郭家河一战战果尤为辉煌，红二十五军仅以伤亡三十余人的代价，全歼敌人一个旅，俘虏两千余人，缴获山炮一门，迫击炮八门，机枪十二挺，长短枪两千多支，战马百余匹。

在战斗中，吴焕先经常冲锋在前，而撤退时，又常常走在最后。有一次，吴焕先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在鄂东北的仰天窝被敌人包围，弹药已经打光，只能用大刀和刺刀与敌人搏斗。敌人放火烧山，吴焕先从容找来指战员，布置突围。他亲自带领一个排占领一个高地，掩护部队突围。敌人冲了上来，双方扭打在一起。有两个敌兵抓住了吴焕先的衣领，大喊：“缴枪！”吴焕先用力一甩，说：“老子缴个大衣给你吧。”在撕扯中，一个敌兵把吴焕先身上的公款袋子撕破了，白花花的银元撒了一地，敌兵都疯狂地去抢钱。警卫员廖辉等人见状，又把自己身上的钱袋子扯开，成功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，吴焕先才带着战士们顺利突围。战斗结束后，战士们都说：“哪里危险吴军长就出现在哪里。他一出现，常常化险为夷，转败为胜。”

吴焕先不仅足智多谋，善于指挥战斗，还是个优秀的思想工作。他讲话幽默风趣，经常讲得战士们笑逐颜开。红二十五军在进攻英山城时，发现敌人增加了兵力，防守严密，如果强攻，会造成重大伤亡。吴焕先和徐海东商量，决定放弃攻打英山，改为奔袭太湖县城。太湖处于敌人后方，长途奔袭，出奇不意，胜算极大，而且太湖物资丰富，可以有效补给部队。于是红二十五军只留小股佯攻部队，主力全速向太湖进发。部分战士不了解情况，有些情绪，吴焕先在部队里跑前跑后，作战斗动员。他说：“同志们，东北军给咱们换了装备，可是目前还是缺吃少穿，英山的敌人又不肯给我们，可太湖的县太爷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，大家愿不愿意去领啊？愿意领，就不能怕脚板痛。”当夜，部队赶到太湖城，全歼了守敌，缴获了大批物资，全军每人发了一把雨伞，战士们都很高兴，说：“一把雨伞就是一间房啊！”

对战士，吴焕先总是细心呵护。他的吃穿

用度都和战士一样。行军路上，他总是把马让给伤病员，有什么好吃的都给伤员送去。有一次，全军缺粮，警卫员找来一点大米，给他熬了一小锅稀饭，他一口没吃，端着锅送给了伤病员。部队生活很艰苦，但战士们的士气仍然高涨，有战士说：“比起在家里受罪强得多啦！再说，军长也跟俺们一样的嘛。”

1934年4月，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会师于河南商城，两军合编为红二十五军，吴焕先改任政委。1934年11月16日，红二十五军高举“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”的旗帜，开始长征。

第二年7月，红二十五军北出秦岭，逼近西安。从报纸上获知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后，红二十五军向甘肃挺进，策应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，后又决定与陕北红军会师，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。吴焕先盼望着能早日接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，他对徐海东说：“海东，见了毛主席，我们还不认识哩。”

8月21日，红二十五军在甘肃泾川县城西南渡河时，遭敌人袭击。吴焕先在战斗中中弹牺牲，年仅二十八岁。

“深山密林是我房，沙滩石板是我床。尽管敌人凶残杀，坚持斗争不投降。赤胆忠心为工农，气壮山河志不移。何惧今日艰难多，坚持斗争定胜利。”这是1927年黄安失守后，吴焕先写在七里区天台山洞内的一首诗。如今的七里坪，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去，可要是和镇上的居民提起90年前的黄麻起义，他们总会情不自禁地提到令他们骄傲的“红安精神”：“要革命，不要家、不要钱、不要命……”



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。



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馆内的吴焕先烈士墓。



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。



1927年9月，黄安“九月暴动”使用过的旗帜杆。（红安县文物局供图）